

梭罗继《瓦尔登湖》之后的超越性遗作，  
美国自然文学的典范，当代美国拥有读  
者最多的文学经典。



Henry D. Thoreau

## Faith In a Seed

[美] 亨利·戴维·梭罗 著 江山 译

# 种子的信仰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People's Oriental Publishing & Media



东方出版社  
The Oriental Press

014037143

Q94-49

19



Henry D. Thoreau

# Faith In a Seed

## 种子的信仰

[美] 亨利·戴维·梭罗 著 江山译

Q94-49  
19



北航

C1725304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People's Oriental Publishing & Media

东方出版社  
The Oriental Press

2417884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种子的信仰 / (美) 梭罗著; 江山译.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4.3

书名原文: Faith in a seed

ISBN 978-7-5060-7295-3

I. ①种… II. ①梭… ②江… III. ①植物学—普及读物 IV. ①Q9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4866 号

种子的信仰

(ZHONGZI DE XINYANG)

---

作 者: [美] 亨利·戴维·梭罗 (Henry D. Thoreau)

译 者: 江 山

责任编辑: 姬 利 陈丽娜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625

字 数: 24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7295-3

定 价: 36.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Though I do not believe  
that a plant will spring up  
where no seed has been ,  
I have great faith in a seed.  
Convince me that you have a seed there ,  
and I am prepared to expect wonders.

Henty D. Thoreau

我不相信，  
没有种子的地方，会有植物破土而出，  
然而我对种子怀有大信心。  
若能相信，  
你有一粒种子，  
我就期待奇迹的横空出世。

——亨利·戴维·梭罗

## 序言：学习田野和森林的语言

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中，总有某段时光或某个人的出现便决定了我们的人生命运。当我年轻时，我一度想成为生物学家和作家，然而我生活圈里所有的人，包括我的导师、朋友以及父母都希望我在这两个互不兼容的专业里做出抉择。面对文学与科学的两难取舍，我除却逃脱别无他法，逃离俗尘喧嚣，去林中长久漫步，阅读梭罗的书。恰好那时，一位朋友为我提供一处隐居，那是一座由鸡舍改建的木屋。我由此隐遁着手写作，研读生物学文章，每天早起阅读梭罗日记。

那段时光的晨读功课成为我生活中最珍贵的思想积淀。每天清晨曙光乍露，当我沉浸于一个多世纪前梭罗亲身经历的每天，甚至每时每刻的生活场景中，春华秋实历历在目。伴随从早到晚充实忙碌，梭罗话语宛如长满芒刺的草籽，急遽扭转径入我的灵魂土壤深处，以难以言尽的方式颠覆我的生命。数月迷惘和艰难抉择的痛苦中，我立志成为生物学家兼作家的人生目标日趋明朗。为明确这一方向，我需要坚持数年学习生态学、文学与人类植物学，但最终开始潜心研究种子以及种子土壤保护、基因库以

及文化传承相关课题。

追溯往昔，梭罗的沉稳话语以及他对世界自然秩序的坚韧信念，最终使我的灵魂有所皈依。让我内心不断涌动的是：一个人如何将科学家观察入微的方法与诗人高超运用语言的能力融为一体。直到走近梭罗，我才第一次看到世上竟有人视诗歌艺术与自然规律并行不悖，相反，它们同时涵盖于一个横跨两极、更为广袤的世界生态体系，正是梭罗的自然生态观丰富着我们的情感、内心以及心智。

不难理解《种子的传播》一章已撰入《种子的信仰》首章。该书旨意深远，维系我极不寻常的情感，尽管历经一个多世纪才最终问世。这一鸿篇巨制的不同凡响在于，它不仅叩击人的心灵，同时还透露若干重要信息：即亨利·戴维·梭罗探索早已超越艺术与科学的特定藩篱。小罗伯特·D.理查森曾为该书撰写前言，并在其《亨利·戴维·梭罗——心灵之涯》一书中披露，亨利·戴维·梭罗、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sup>[1]</sup>及其同仁“意识到文学与科学之间完全不存在两种文化的歧义；他们相信研究自然与认识自己终将殊途同归，即文学致力表现的终极目标”。可以认为，梭罗开创了北美文化生态学，而数十位后继的自然主义作家与擅长写作的生物地理学家至今活跃在相关领域，始终推动这一事业。

使人欣慰的是，诸多颇具才华的创造个体，遵循梭罗的足迹，致力打造生态学与文学间一座更为广阔的桥梁——从弗拉

---

[1] 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 美国哲学家、文学家、诗人，美国超验主义领军人物，被誉为确立美国文化精神的象征，著有《论自然》《美国学者》等。——译者注



基米尔·纳博科夫<sup>[1]</sup>、约翰·斯坦贝克 (John Steinbeck)、洛伦·埃斯利 (Loren Eiseley)、阿尔奇·卡尔 (Archie Carr) 到戴维·艾伦斐尔德 (David Ehrenfeld)、巴巴拉·金索沃尔 (Barbara Kingsolver)、戴维·奎曼 (David Quammen)、琼·克雷格赫德·乔治 (Jean Craighead George)、罗勃特·米歇尔·派尔 (Robert Michael Pyle)。他们以生物学家的独特眼光与充满创意的个性写作, 详尽描述了各类神秘生物及隐蔽栖息地以及自然界里无数珍奇佚闻, 将一个日常罕见宇宙揭示于众, 使人类精神生活丰富升华。

颇具反讽的是, 多年来许多专家学者漠视梭罗自然生态写作与研究, 美国文学界少数学者甚至嗤之以鼻, 尽管他们对梭罗尚未出版的此部作品相当稔熟。从《瓦尔登湖》出版到梭罗离世的岁月里, 梭罗全身心投入当地自然史的精确观察, 留下四千多页手稿或称日记与他尚未封笔的《年历札记》或称《康科德文集》。梭罗进入“应用写作”的“离经叛道”从未得到任何文学批评家的首肯, 甚而连《梭罗日记精粹》一书的编辑奥戴尔·谢泼德 (Odell Shepard) 亦认定, 梭罗一生作品中有关种子的研究章节最好不要辑入他的文集。谢泼德认为, 自1857年后, 梭罗的观察日志表现一种狭隘玄虚的偏执: “从梭罗当时日志直到故去, 我

---

[1] Vladimir Nabokov, 1899—1977, 世界文坛奇才, 俄裔美籍小说家、文体家、诗人、文学评论家、翻译家, 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最影响力的作家。著名作品有《庶出的标志》《洛丽塔》《普宁》《微暗的火》《说吧, 记忆》《阿达》《透明》《劳拉的原型》等, 同样在昆虫学、象棋等领域亦有所贡献。——译者注

们留意到思想家兼作家的梭罗逐渐沦为自然观察者，他那‘苍穹般广袤视野’仄变为‘显微镜般镜头’琐碎，对此，连他自己亦恐惧不安……”

尽管梭罗不断拓展自己生物学领域知识，偶尔亦担心全心沉湎于自然科学是否会影响他的文学生涯。1851年，他提出这一问题：“究竟什么科学丰富人的感知却剥夺想象？”然而，此后十年他仍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致力提高作为科学观察学者的综合技能，更为倾心作品的严谨权威。1852年，他最终得到一本阿萨·格雷<sup>[1]</sup>的《植物学手册》，那本书成为他研究当地森林不可或缺的工具。1860年初，他辗转获得达尔文<sup>[2]</sup>《物种起源》一书，由此打开生物演化与自然择汰的新的视角，为他的科学观察提供权威依据。

不仅文学批评家们对梭罗后期科学著述忽略经久，植物学及动物分类学家对梭罗早期动植物研究亦百般诋毁。然而当代专家学者往往忽略这一事实：直到梭罗人生中最后十年，他才获悉北美地区动植物的可靠资料，因此他早期对植物的误认可获宽宥，

---

[1] Asa Gray, 1810—1888, 被誉为19世纪最重要的美国植物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植物学教授，1858年7月1日在伦敦林厄尼斯（一译为林奈）学会上宣读的达尔文原稿若干提要中部分内容就是达尔文于1857年9月5日写给格雷的信。格雷是美国最早接受和传承达尔文思想的人之一。虽有他的大力支持，但进化思想在美国仍历经磨难。——译者注

[2]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 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 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奠基人。曾乘贝格尔号舰作了历时5年的环球航行，对动植物和地质结构等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采集。出版《物种起源》这一划时代的著作，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从而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和物种不变论。除了生物学外，他的理论对人类学、心理学、哲学的发展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恩格斯将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包括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和动物学家施旺19世纪30年代提出的细胞学说；德国医生迈克、英国酿酒商焦耳、德国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等人相继提出或完善的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译者注



遑论分类学并非他的专长。梭罗专业欠缺甚而遭到某些植物史家的鄙夷，雷·安吉洛（Ray Angelo）在其著述《梭罗日志植物索引》一书中指责梭罗连毒藤与毒漆树亦无法分清，更不清楚康科德地区仅一种云杉。当然，其他某些熟悉梭罗作品的科学家亦关注梭罗对乡间常见动植物认知尚存不足。

可这些专家学者终究忽略关键，他们仅把梭罗作为分类学知识欠缺的植物学家妄加判断，极大低估他在研究动植物互动关系中表现出极其准确、惊人的生态学洞察力。当然，我们从梭罗《种子的传播》中获悉，所有英裔美国自然生态学者中，梭罗首先受到达尔文自然择汰与适者生存的理论影响。1856年至1861年期间梭罗著述不仅受达尔文理论的影响，亦从前达尔文体系中获得启示。梭罗植物种群生物学及相互演化的预测论点虽然清晰，但直至20世纪70年代早期才在进化生态学中得以充分展示。梭罗针对诸多论题率先质询，以数据统计特征表现各类种子传播的不同方式，或依附于动物皮毛，或借助鸟类媒介，或依靠哺乳动物的觅食与排泄，或凭借风力或水流传播，这些迄今仍为进化生态学者的重要研究课题。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他就动物携带果肉丰满果实距离的细微观察仍尤为重要，他对动植物共生互助的论点具有非凡的准确性与前瞻性。

在远离温带森林的太平洋热带群岛上，查尔斯·达尔文与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sup>[1]</sup>创建了自然进化论，梭罗敏锐意识到

---

[1] Alfred Russel Wallace, 1823—1913, 英国博物学家、探险家、地理学家、人类学家与生物学家。因与达尔文各自分别创立“自然选择”进化理论而著名。——译者注

热带地区进化原则对北美当地生物种群繁衍不乏指导意义。就研究当地不同种子传播行为的进化适应特征在来看，梭罗已远远超出他的时代。从事种子传播研究的生物学家们数十年来只是简单收集前人种子长途距离传播的极端案例，诸如通过季风、迁徙禽鸟，或木筏传播，偶尔落在遥远岛屿上的沧海一粟，在新生熔岩流里萌发扎根的奇闻轶事。与此相反，梭罗通过假设验证的方法推进野外实验，量化相关数据，并以实验证实“B鸟”确实将“C果”传播到“A地”。梭罗更为合理地研究阐述：90%的种子传播离其母株距离绝不超过数百码。

每逢午后，梭罗在居室里踱步思考，伴随日积月累的艰辛研究，许多种子传播和树木分布的主要模式在他的心里逐渐明朗。基于富有创意的推论，通过测量同类树种间距离，通过计量、称重或对某些种子实施漂浮实验，细心观察枯枝叶堆、道路车辙或动物洞穴周围种子的蛛丝马迹，查勘住处周围鸟类及哺乳动物运送果实的距离远近，梭罗对种群生态学独有模式，即便以当代现代标准来看，也不乏前卫，哪怕在他的居家后院也不难发现足够的研究课题：“纵然在拉布拉多半岛的万顷荒原上，我无法找到比康科德密林深处更为生动的野趣盎然。”

1856年，当梭罗从事种子传播和森林更迭的研究时，他见到了沃尔特·惠特曼<sup>[1]</sup>。惠特曼对他来说，象征着美国本土民族，一种全然本色、不同凡响的乡土声音。随后一年里，梭罗植物研究

---

[1] Walt Whitman, 1819—1892, 美国诗人、散文家，美国文坛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有自由诗之父美誉，著有《草叶集》。——译者注

中亦渗透这一信念：

任何人想要活得充实坚强，  
必须立足在自己脚下土地。  
我在康科德度过40年时光，  
学习田野森林的自然语言，  
才能充分地表达真实内心。

如果我去辽阔的草原，那是一种全然不同的体验和陌生。我可以借鉴以往经验，却无法准确地描述感受。如果我去加利福尼亚，那里巨树参天，在我眼里，远不如康科德野草蕴涵的勃勃生机。

辞世前数年间，梭罗陷入“学习乡土语言”的痴迷状态。对他来说，森林是一本大书，有待人们阅读，是否该花费足够时间方能领悟森林的语言脉络，熟悉森林的句法节奏。梭罗坚信自然界存在某种秩序，即世间草木形态皆具深层结构，惟有剖析研究方可了解自然的内在结构。

梭罗研究远非森林浅尝辄止的记录，而是一个令人惊诧、思考森林趋向再生的过程。与同时代其他植物学家相比，梭罗早已超越森林树木的认知阶段，即涉猎森林繁复名词；而是探求森林动词，花粉或种子经由鸟类、啮齿类动物及昆虫授粉或传播，以及其他所有传播媒介构成森林整体结构。

森林语言深奥艰涩。1986年，生态学家亨利·豪（Henry Howe）坦陈：“植物与食用果实或吞食传播种子的脊椎动物间存

在一种纠缠难解的关系由来已久，无论通过排泄或传播……如今森林里，多达45%到90%结有果实的树种显然由鸟类与哺乳动物长期食用进化而来。动物传播种子如此广泛，种子传播对植物益处颇多，动物传播种子途径不同，然而迄今未引起人们足够关注，委实令人费解。”

让人惊诧的是，梭罗倾心研究森林的语言，他对康科德森林一草一木烂熟于胸。每天外出散步，实地考察，多年不曾间断。通过与当地其他自然学者沟通交流，他熟稔每块新生萌芽地与最近的同种成年树木间不同距离。虽然对当地景观趋于洞察入微，梭罗仍醉心研读土地语言，因为其间充满无限变数的神奇。“我不相信，没有种子的地方，会有植物破土而出，然而我对种子怀有大信心。若能相信，你有一粒种子，我就期待奇迹的横空出世。”

“大地就是一座谷仓”，这是梭罗的结论。或许，作为一位生态学家，梭罗尚存知识素养与技术层面的不足。然而，他长期不懈地探索大地动态学以及非凡独特的隐喻性思考已足以弥补。他涉及种子作品的优美章节引人入胜，蕴藉深厚的文学素养源源不绝为其科学研究提供能量，让我们得以领略梭罗与大地相逢的精确深刻以及从容优雅。

众所周知，凤仙花种子只轻轻一碰，就会类似手枪持续射发，爆发突兀有力，尽管事先有备，心里多少还有点发怵。有一次，我拿着凤仙花种子回家，种子甚至在我的帽里亦劈啪炸开。

坚果落地月余，再看看树底……满地果皮残屑一片狼藉，树下简直成了杂货店前的木台，村民们嗑着干果，他们三五成群插

科打诨，你却懊恼姗姗来迟，一场旷野筵席曲终人散。

桦树球果苞片皆为三瓣，看起来像一杆梭标头，这一物种果实极具趣味。球果苞片更像一只伸展双翼的尊贵大鸟，每每看到脚边飘落的桦树种子，总会想到莽莽原野上飞掠而过的鹞鹰。

插上种子的翅膀，梭罗回到了他的故乡，离开尘世前，他的心最终皈依宁静安详。虽然一直希冀去天涯海角远行，他的阅读天空更是寥阔无比，然而，梭罗坚信家乡土地上唾手可得的知識最为弥以珍贵。如果文史方家坚持认为梭罗诗文不再具有诗歌浪漫或哲学高贵，不足与华兹华斯或歌德分庭抗礼，他们想必完全误解梭罗的追求。梭罗绝非摒弃西方文学传统，不过试图将文学融进值得他毕生探索——一种更为艰涩、久远的森林独特语言。

卡里·保罗·纳卜汉

(Cary Paul Nabhan)

## 前言：梭罗的未竟事业

亨利·戴维·梭罗继《瓦尔登湖》之后的大多作品未曾问世。离开瓦尔登湖时，梭罗说过，倘若有若干生活方式可选，献身科学便为其一，人们对此所知甚少。梭罗354页《种子的传播》手稿，631页《野果》手稿，还有记载17世纪50年代康科德地区各种自然环境的700多页笔记及图表，以及他所记录早期北美自然的3000多页的12本札记至今鲜为人知。除极少数人外，甚至美国文学专家亦无从知晓，尽管梭罗这些手稿在世早已不是秘密，大多为原始笔记与未曾修改的手稿。那些专家学者们一度认为梭罗手稿繁杂，枯燥粗糙，存在诸多无法克服的编辑难题，对深入了解梭罗无足轻重。本书最终出版问世，成为综上所述的绝妙反讽。

在《种子的信仰》一书中，布莱德利·皮·狄恩<sup>[1]</sup>对梭罗若干晚期自然史作品精心编辑整理，并将其作为《种子的传播》完整手稿的核心部分——成为125年来第一本出版的梭罗新著，使我们得以认识一个全新的梭罗。《种子的传播》已远远超出

---

[1] Bradley P. Dean, 1954—2006，美国独立研究学者，终生致力编撰梭罗著述，居功甚伟。——译者注

《瓦尔登湖》，尽管梭罗终其一生亦未曾走出康科德。《瓦尔登湖》不愧为有史以来的恢弘之歌，一首自然界里个体生命享受自由的赞歌，一种澄明单纯、独行自立以及无拘无束的生命之歌；而《种子的信仰》则致力讴歌森林的丰饶繁衍，还有生命间彼此难以分割的水乳交融。《瓦尔登湖》记叙自我生长和环境的潜移默化；《种子的信仰》则关照生物种群的繁衍及新生代的崛起；《瓦尔登湖》为世人公认为诗人、自然学家双重身份梭罗的鼎世作品；而《种子的信仰》即便以草稿形式面世，亦不失集作家、科学家为一身的梭罗的巅峰巨作。

1854年，《瓦尔登湖》出版后，梭罗度过一生中最后八年。他那段时间阅读写作涉猎甚多，却鲜有作品问世。1855年，他的《科德角》部分章节发表于《普特南杂志》。1856年，梭罗在新泽西考察时遇见惠特曼并以《漫步》为题发表演说。1857年，他最后一次去科德角及缅因森林旅行。1859年，他一度卷入布朗<sup>[1]</sup>案件。1860年，梭罗《森林乔木的更迭》完成出版。1861年多半时间他疾病缠身，他前去明尼苏达州旅行以求恢复健康，并在旅途中坚持写植物札记，并获悉印第安苏族土著首领小乌鸦（Little Crow）传闻。翌年，小乌鸦战事<sup>[2]</sup>在美国爆发，那场战事不过是

---

[1] John Brown 1800—1859，美国杰出废奴主义者，曾在宾夕法尼亚州里士满“地下铁路”活动中协助黑奴逃往加拿大。1859年10月16日夜，率人袭击弗吉尼亚州哈伯斯渡口，占领联邦政府军火库，第二天受伤被捕。受审时，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他的英勇就义在全国激起更广泛的反奴隶制运动，促进了南北战争的爆发。——译者注

[2] 小乌鸦战事，白人与印第安人的一场小冲突。1862年，美国印第安苏族领袖小乌鸦率一伙苏族战士，袭击白人驻民，屠杀数十人，美国军队反击，苏族人溃败，1863年，小乌鸦被杀。——译者注



“伤膝战”<sup>[1]</sup>的前沿战。返家后，甚至1862年上半年病逝前数月期间，梭罗仍忙碌整理手稿，对部分短章加以遴选准备出版。

1862年5月初，梭罗去世不久，1863年，他的若干短篇以《远足》题名结集出版。《远足》一书前半部不过重印推出梭罗早期作品，后半部则包括他的晚期系列文集，包括《森林乔木的更迭》《漫步》《秋色》《野苹果》以及《月光》，虽然这些断片短章并非前呼后应连缀成章，整体却互为关联，那是梭罗生命最后十年呕心沥血的最终绝唱。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对梭罗晚期作品不乏睿眼慧珠，对他的去世，梭罗生前这位挚友如此评价：

“梭罗一生涉猎庞杂广博，一个漫长生命方能完成其丰饶著述。人们对他生命的戛然而止毫无预料，这个国家尚且懵懂不知，它已经失去一个多么优秀的儿子。梭罗未竟事业难以为继，更未能在世人面前展现其非凡才华便遽然离世，上天对这缕高贵灵魂委实不公。”

甚至逝世六周前，梭罗如此写道：“我尚未真正开始涉足植物学或类似专门研究，倘若我能活下去，我将撰写更多文章发表在《自然史》杂志上。”

1852—1862年间，梭罗将他所收集的全部原始资料整理为三大套笔记本。第一套庞杂日记最为重要，1906年版本辑入近6000页。在另一套12册笔记本中，梭罗将北美早期资料加以分

---

[1] 伤膝谷（Wounded Knee），美国南达科他州一座城市，“伤膝战”在此爆发。1890年12月29日，美第七骑兵团屠杀伤膝谷的苏族部落，该战为数百年来白人踏上新大陆后，屠戮印第安人的最后一次战役，它标志着印第安人居住地边界的彻底消失。——译者注

类，约有3000页手稿。第三套是两大册笔记，包括他阅读自然史的诸多摘录，并配有详尽批注和注释。

19世纪50年代晚期，梭罗一度开始重新阅读他所收集的庞杂繁冗的原始资料，旨在列举康科德地区每年所有自然现象以及发生的时间顺序。他列表标明某一具体年份中某月某天某类果树的成熟情况；同时亦列出翌年相同月份该类果树成熟的具体时间，依次类推进行对比。他还就1852—1861年间每年鸟类第一次出现时间列表记录。另一套列表记载春天里乔木及灌木抽叶顺序，以及多达数百页标注四脚兽、爬虫、鱼类、昆虫和花朵观察的表格。梭罗完成原始数据收集后，案头资料堆积如山，每一份表格都详尽记载每年每月每一种自然生物的具体细节，包括1853—1855年间所有4月里植物发芽记录，以及诸如此类10年中每年每月期间他所记载的所有相关原始数据。

梭罗依据这些浩渺烟海的表格精心绘制大型图表，以跟踪自己的多年观察（其中一张图表见原著222页）。另外还有张图表专门记载10年里4月期间花朵绽放时间，图表每栏上方记载年份，下方标注月份日期，表格内填写10年期间每年4月每天植物开花的具体情况。

梭罗针对康科德地区自然生物的数据，苦心孤诣致力完成他的大型图表绘制后，更为潜心研究自然界森林乔木更迭现象和种子传播。此部原著出版的前半部手稿看来几乎都源自他的目录与图表。这一卷帙浩繁的工程宗旨何在？《种子的传播》中原始资料在这一整体庞大的著述中作用如何？我们今天已无从知晓。